

「狂言」與「能」

蔡惠真（作者為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講師）

「能」劇是日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傳統戲曲之一，而「狂言」和「能」其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因為「狂言」的演出多半被安排在「複式能」（連續兩場以上演出的形式）中，扮演著場與場之間的連貫角色。舉例來說，正常的情况下，一天中「能」演出的場次是五場，而「狂言」就以五場之間的空檔來演出四場。

「狂言」在日本傳統的藝能中，可說是唯一的以特異的話劇形式來表現的藝能。它是一種內容滑稽有趣、兼俱寫實及諷刺世間百態的效果，而以「台詞對白」和「動作」為主的科白劇。比起以「歌舞」為中心，重視高層次的象徵性技巧的「能」，真可說是兩極性的存在。「能」的主人公多半戴著面具演出，而「狂言」則在較特殊的情况下也戴面具演出。在衣裳裝扮上，和豪華絢爛的「能」比起來，會讓人感覺到較土氣的平民化傾向。原則上，「狂言」是朝著寫實劇的方向發展，實際上卻把「寫實」與「象徵」做一種折衷的詮釋，而達到簡潔洗練，並具有它獨到的一種樣式化與滑稽化的境界。

「狂言」被安排與曲、對白均重視音樂性，而傾向抒情、詠嘆的「能」在同一舞台交互演出，其實



釣狐

就是充分運用它們之間這種兩極性的性格所產生出來的藝術效果。在今日，我們所指的「能樂」，普通都是包括「能」與「狂言」兩者。

「狂言」與「能」的起源及發展過程，雖然可以說是某種程度



的相異性，但是從兩者之間互相結合的緊密關係看來，比較像是從「猿樂」（さるがく）演變而來的。「猿樂」的前身是「散樂」，大約在西元六百年初期，和「舞樂」、「伎樂」同時由大陸傳入日本。其內容為中國古老的百戲雜技，大約在隋以後（六世紀末期）才被稱做「散樂」。在文獻上可以看到「猿樂狂言」的用語，不過，應該如何正確地加以解釋說明，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定論。到底是把「猿樂」加上「狂言」而變成一個新名詞呢？還是「猿樂」自身演變分化出來新的一支？誰也無法加以肯定，不過「狂言」的前身是「猿樂」倒是普遍的被認同。根據最近較受注目的說法是：鎌倉時代的「猿樂」中，「能」與「狂言」已同時存在，從那時候開始，「能」與「狂言」就很自然地發展下去，而成為現在的樣式。

此外，重模倣的藝能在民俗藝能中佔有相當高的比率，其中「もどき」的藝能和平安時代的「散樂」、室町時代的「狂言」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。所謂「もどき」就是指把前一場的戲曲很滑稽地模倣，或是變相演出表現的一種模倣的「舞」。不過，與其說是「舞」，倒不如把焦點放在它滑稽的對白台詞

（狂言綺語），和模倣的演技上來得恰當些。

將「能劇」帶入最高境界的世阿彌，對於「狂言」的指導，可由其著作《習道書》窺知。這項著作是以當時的劇團「結綺座」的全體演員為對象所寫的。其一段文字說到：代表「狂言」的精神—おかし（古代用法為をかし、在世阿彌的傳書中有明顯地記述）並非是一種流於匠氣的卑俗演技，乃是指笑鬧之間還能傳達一種更深一層的愉快訊息的演技表現。因此，優美而高水準的狂言師必須能做到在逗笑的同時，也讓觀眾體會到愉快的感覺。

從這段文字中，我們不難看出，有許多狂言的演出僅止於逗笑的階段，因此世阿彌不得不將自己的理想與心得，語重心長地教導後輩。同時我們也了解到，「狂言」的演員屬於猿樂座的一員這個事實的存在。

在今日，根據「狂言」的流派與研究者的不同，它的分類也有若干的差異。在這裡，我們分十類來說明，同時每一類列舉出四曲作代表。

脇狂言—以祝福為主，有「福の神」、「夷毘沙門」、「末広かり」、「餅酒」等。

大名物—描述一羣由卑微的鄉下領主（城主）發跡，而成為有名的領主（城主），或是反應遲鈍、無教養的下層武士階級，大名，有「蛟相撲」、「萩大名」、「二人大名」、「入間川」等。

大郎冠物者—多半是指那些為了領地而爭執不斷，原處被使喚的地位，而後來也有可能翻身成為在上位者，有「寢音曲」、「木六駄」、「附子」、「棒縛」等。

聾物—女婿與親家（岳父母、妻子）之間的複雜微妙的情感描述，有「二人袴」、「船渡聾」、「鷄聾」、「水掛聾」等。

女物—多半描寫與日本傳統女性的特質非常相異，而可說是很有女權運動風範的女性，有庵の梅、「鎌腹」、「右近左近」、「髭櫓」等。

鬼物—原本是相當恐怖的鬼、閻魔王之類的鬼怪，在狂言裡卻被描述成能與人類保持友善的鬼怪，像是被醫生用鐵槌打而痛苦萬分的雷公，在「首引」中有被鬼雙親所疼愛的鬼公主，還有總是被女性騙走了寶物的「節分之鬼」等等。有「節分」、「首引」、「神鳴」、「八尾」等。

山伏物—和尚治妖類，有「柿山伏」、「菌（茸）」、「梟（梟山



鎌腹

伏）」、「蝸牛」等。

出家物—有為布施而含淚默默努力不懈的出家人，也有題名與名號錯亂安排的出家人。包括「宗論」、「無布施經」、「泣尼」、「お茶の水（水汲）」等。

座頭物—指剃了頭髮，以說唱按摩為業的盲人，有「月見座頭」、



二人袴



蝸牛



髭櫓



泣尼



菌



瓜盜人

「川上」、「猿座頭」、「不聞座頭」等。

雜物—其他類，有「瓜盜人」、「金藤左衛門」、「長光」、「見物左衛門」等。

因為當時的時代背景可以說是價值倒轉的時代，因此把當時日常生活的用語拿來當對白的狂言，也充

分地反應了時代精神，把各種公家機關之間、僧侶之間、平民老百姓之間，幾乎社會普遍的關係都被引用到，甚至家庭之間、夫婦之間也產生這種顛倒錯置，令人啼笑皆非的演出。所以對於「女權運動」與「下剋上」的現象也能做到非常傳神的演技表演。

■